清平山堂話本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入話

誰家柔女勝姮娥　行速香堦觧態多
兩朶桃花焙曉日　一双星眼轉秋波
釵從鬢畔飛金鳳　柳傍眉間鎖翠娥
萬種風流觀不盡　馬行十步九蹉跎

這首詩是柳耆卿題美人詩當時是宋神宗朝間東京有一才子天下聞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稱爲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歲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衆吟詩作賦琴棋書畫品竹調絲無所不通專愛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歡喜他在京師與三個出名上行首打

睃一个喚做陳師〻一个喚做趙香〻一个喚做徐冬
〻這三个覔老陪錢爭養着那柳七官人三个愛這柳
七官人曾作一首詞兒為証其詞云

師〻媚容艷質香〻與我情多冬〻與我煞脾
和獨自窩盤三个　撰字蒼王未肯權將好字
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姦字中間着我

這柳七官人在三个行首家閑耍無事一日做一篇歌
頭曲尾歌曰

十里荷花九里紅　中間一朵白松〻
白蓮則好模藕吃　紅蓮則好結蓮蓬
結蓮蓬〻〻〻蓮蓬好吃藕玲瓏開花須結子

也是一場空一時乘酒與空肚里吃三鍾香身落水尋不見則叫得採蓮船上鼓打撲鼕鼕

柳七官人一日携僕到金陵城外翫江樓上独自个翫賞吃得大醉命僕取筆作一隻詞詞寄虞美人乃寫於樓中白粉壁上其詞曰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由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柳七官人詞罷擲筆於樓拂袖而返京都這柳耆卿詩詞文采壓於才士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舉孝廉保

奏耆卿爲江浙路管下餘杭縣宰柳耆卿乃辭謝官僚別了三个行首各各餞別而不忍捨逐別親朋將帶僕人携琴劍書箱迤邐在路不一日來到餘杭縣上任端的爲官清政訟簡詞清過了兩月用巳財起造一樓於官塘水次做金陵之樓題之額曰翫江樓以自取樂本處有一美雇歌妓姓周小字月仙柳七官人每召至樓上歌唱祗應柳縣宰見月仙果然生得

雲鬢輕梳蟬翼蛾眉巧畫春山朱唇注一顆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媚臉冰剪明眸意態妖嬈精神艷冶豈特餘杭之絕色不勝都下之名花

當日酒散柳縣宰看了月仙春心蕩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弗從而去柳七官人交人打听元來這周月仙自有个黃員外情密甚好其黃員外宅與月仙家離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來往着舟人備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分付交伊夜間船内強姦月仙可來回覆自有重賞其舟人領台旨去了却說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欲往黃員外宅去月色明朗船行半路舟人將船纜於無人烟処走入船倉内不問事由向前將月仙摟抱在倉中逼着定要雲雨周月仙料難脫身不得已而從之与舟人雲收雨散月仙惆悵而作詩歌之

自恨身爲妓　遭淫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勾不敢明言乃往黃員外家至曉回家其舟人已自回復柳縣宰々々設計乃排宴於翫江樓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卻乃預令舟人假作客官預坐酒半酣柳縣宰乃歌周月仙所作之詩曰

自恨身爲妓　　遭淫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船

柳耆卿歌詩畢周月仙惶愧羞慚滿面女身無地低首不語耆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相公恕賤人之罪望憐而惜之妾今愿爲侍婢以奉相公心無二也當日月仙遂與耆卿歡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

佳人不自奉耆卿　却駕孤舟犯夜行

殘月曉風楊柳弄　肯教辜負此時情

詩罷月仙拜謝耆卿而回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與之歡悅無怠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紙筆作一詞々寄浪里來詞曰

柳解元使了計策周月仙中了機扣我文那打魚人准備了釣鰲鈎你是惺々人算來出不得文人手姐々免劳慚皺我將那点鋼鍬掘倒了翫江樓

柳七官人寫罷付與周月仙々々謝了自回這柳縣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從兩情篤愛却恨任滿回京

與周月仙相別自回京都到今風月江湖上萬古漁樵作話文有詩曰

一別知心兩地愁　任他月下翫江樓
來年此日知何処　遥指白雲天際頭

又詩曰

耆卿有意戀月仙　清歌妙舞樂怡然
兩下相思不相見　知他相會是何年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終

簡貼和尚　亦名胡姑〻　又名錯下書

公案傳奇

入話　鷓鴣天

白苧千袍入嫩凉春蚕食葉響長廊禹門已準桃花浪
月殿先收桂子香　鵬北海鳳朝陽又携書劍路茫茫
明年此日青雲去却咲人間舉子忙

大國長安一座縣喚做咸陽縣離長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覆姓宇文名綬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赴試一連三番試不過有个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覆姓為題做个詞兒專說丈夫試不中名喚做望江南　詞道是

公孫恨端木筆俱收枉念歌館經數載尋思徒記万餘

秋拓拨淚交流　村僕固悶獨駕孤舟不望手勾龍虎

榜慕容顏老一齊休甘分守閭丘

那王氏意不尺看看丈夫又做四句詩見

良人得々負奇才　何事年々被放回

君面從今羞妾面　此番歸後夜間來

宇文解元從此發忿道試不中定是不歸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歸去渾家王氏見這丈夫不歸理會得道我曾做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呼當直王吉來你與我將這封書去四十五里把與官人書中前面略叙寒暄後面做隻詞兒名做南柯子　詞道是

鵲喜噪晨樹灯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王郎

登第出風華　舊恨消眉盡新歡上臉霞從前都是誤

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去這詞後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无多地　鬱鬱葱葱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处樓

宰丈般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

我從今歸後夜間來我今試過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

出文房四寶做了隻曲兒喚做踏莎行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

來金鞍玉勒成行綴　宴罷歸來恣遊花市此時方顯

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个風流婿

做畢這詞取張花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
墨覓得手重惹番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張紙摺疊
了寫成封家書付舟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
長安試過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語孺人不到夜我不歸
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話裡且
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色晚客店中无甚底事
便去睡方纔朦朧睡着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
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腳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
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綬焦噪擡起頭來看時見渾家
王氏把自蠟烛入去房裡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歸了
渾家不采他又說兩声渾家又不采宇文綬不知身是夢

裡面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時放烛灯在桌子上取早間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篦兒一剔剔開封皮看時却是一幅白紙渾家底笑就灯烛下把起筆來就白紙上寫了四句詩

碧紗窗下啓緘封　一紙從頭徹底空
知尔欲歸情意切　想思尽在不言中

寫畢換个封皮再來封了那婦女把金篦兒去剔那燈烛灯一剔剔在字文綴紋上吃一驚撒然睡覺却在客店裡牀上睡灯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有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后王吉把那封書來折開看時裡面寫着四句詩便是夜來夢裡見那渾家做底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歸家去這便喚做錯封

書下來說底便是錯下書有个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变出一本蹺蹊作怪底小說來 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尽 事繫人心早晚休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綉工夫雲窗霧閣深沉處靜拂雲箋学草書 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格世間无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東京汴州開封府棗槊巷裡有个官人覆姓皇甫單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歲有个妻子楊氏年二十四歲一个十三歲的丫環名喚迎兒只這三口別无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边回來是年節第二節去

棗槊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開茶坊人喚做王二當日茶
市方罷相是日中只見一个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
濃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
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
净襪　入來茶坊裡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拏着茶盞
進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罷看着王二道少借這裡
等个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个男女托个盤兒口
中叫賣鵪鶉餶飿兒官人把手打招叫買餶飿兒僧兒見
叫托盤兒入茶坊内放在卓上將條篾篁穿那餶飿兒捏
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餶飿兒官人道我吃先煩
你一件事僧兒道不知要做甚麽那官人指着棗槊巷裡

第四家問僧兒認得這人家麼僧兒道認得那裡是皇甫殿直家裡殿直押衣袄上边方纔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幾口僧兒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養娘官人道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外面有時叫僧兒買餶飿兒常去認得問他做甚麼官人去腰裡取下版金線篋兒抖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兒盤子裡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叉手不離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个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着一對落索鐶兒兩隻短金釵子一个簡帖兒付与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与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与小娘

子方望咲留你便去我只在這裡等你回報那僧兒接了
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
事入棗槊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探
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上坐地只見賣餶飿的小
厮兒掀起簾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
厮震威一喝　便是

當陽橋上張飛勇　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問道做甚麼那厮不顧便走皇甫殿直拽開
腳兩步趕上捽那厮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
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不教把來
與你殿直問道甚麼物事那厮道你莫問不教把與你皇

甫殷直捁得拳頭沒縫去頂門上屑那廝一搡道好〻的把出來教我看那廝吃了一搡只得懷裡取出一个紙裹兒口裡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劈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裡面一對落索鐶兒一双短金釵一个柬帖兒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開簡子看時

某皇恐再拜上啓小娘子粧前即日孟春謹時恭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盃之歡深切仰思、未嘗少替某偶以薄幹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訴衷情以代面稟伏乞懿覽　詞道是

知伊夫婿上边回懊惱碎情懷絡索鐶兒一对簡子与金釵　伊收、取莫疑猜且開懷自後別

後孩慵冷落獨守書齋

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兒劈開眉下眼咬碎口中牙問僧兒道誰交你把來僧兒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裡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精蹶鼻子略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隻手捽着僧兒狗毛出這裏巷去王二哥茶坊前來僧兒指着茶坊道恰纔在櫈裡面打底床鋪上坐地底官人教我把來与小娘子又不交把与你〻去打我皇甫殿直再捽僧兒回來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當時到家裡殿直焦躁把門來閑上探來探了諕得僧兒戰做一團殿直從裡面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

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簡帖兒和兩件物事度與渾家看那婦人看着簡帖兒上言語也沒理會処殿直道你見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後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沒人這三件物從那裡來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拳一个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叫將十三歲迎兒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篠子竹來放在地上叫过迎兒來看着迎兒生得

短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會吃飯能屙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縧來把妮子縛了兩隻手掉

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拏起箭簳子竹來
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
妮子道不會有人皇甫殿直拏起箭簳子竹去妮子腿上
便摔々得妮子殺豬也似叫又問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
口中道出一句來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々和个人
聽皇甫直殿道好也放下妮子來解了縧道你且來我問
你是和兀誰聽那妮子揩着眼淚道告殿直實不敢相瞞
自從殿直出去後小娘子夜々和个人聽不是別人却是
和迎兒聽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却不弄我喝將過去帶一
管鎖走出門去拽上那門把鎖々了走去轉彎巷口叫將
四个人來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張

千李万董霸薛超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開了鎖推開門從裡面扯出賣餶飿的僧兒來道煩上名收領這厮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台旨殿直道未要去还有人里從裡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薛超唱喏道父母官不敢收領婦人殿直道你濺不敢領他這件事干人命諕得四个所由則得領小娘子和迎兒并賣餶飿兒的僧兒三个同去解到開封錢大尹厅下皇甫殿直就厅下唱了大尹喏把那柬帖兒呈覆了錢大尹看見即時交押下一个所屬去処叫将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兒問時應道則是茶坊裡見个粗眉毛大眼精蹶鼻子略綽口的官人交把

這封柬子來弄小娘子打殺後也只是恁地供問這迎兒
〻〻道即不曾有人來同小娘子吃酒亦不知付柬帖兒
來的是何人打死也只是恁应供招却待問小娘子〻〻
道自從小年夫妻都無一个親戚來去只有夫妻二人亦
不知把柬帖兒來的是何等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
生得怎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訊問他從裡面交拐將
过來兩个獄子押出一个罪人來看這罪人時

面長皴輪骨　胲生渗瀨腮
有如行病兒　到处降人災

小娘子見這罪人後兩隻手掩着面那裡敢開眼山前行
看着静山大王道這畜生弄獄子把枷稍一紐枷稍在上道士

頭向下拏起把剃刀來打得殺豬也似叫山前行問道你
曾殺人也不曾靜山大王應道曾殺人又問曾放火不曾
應到曾放火教兩个獄子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裡去山前
行回轉頭來看着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吃不得幾杖
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
何吃得這般杖子小娘子簌地兩行泪下道告前行到這
裡隱諱不得覔幅紙和筆只得再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
從小年夫妻都死一个親戚來往即不知把柬帖兒來的
是甚色樣人如今看要教侍兒吃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
下見恁麼說五回三次問他供說得一同似此三日山前
行正在州衙門前立倒斷不下猛擡頭看時却見皇甫殿

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
莫是接了寄柬怙的人錢物故意不予決這件公事山前
行听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离
了當日山前行入州衙裡到晚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
尹匕匕叫將皇甫殿直來當厅問道捉賊見贓捉奸見双
又无証佐如何断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愿
同妻子歸去情愿當官休了大尹台判听從夫便殿直自
歸僧兒迎兒唱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
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沒
一个親戚投奔教我那裡安身不若我自尋死后休上天
漢州橋看有金水銀堤汴河恰待要跳將下去則見后面

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捽捽住回轉頭來看時恰是一个婆婆生得　眉分兩道雪髩挽一窩絲眼昏一似秋水微渾髮白不若楚山雲淡

婆婆道孩兒你卻沒事尋死做甚麼你認得我也不小娘子不識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從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省到今不來往我前日聽得你與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裡伺候今日聽得道休離了你要投水做甚麼小娘子道我上无片瓦下无卓錐老公又不要我又无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時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裡后如何婦女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投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卻理會當時隨這姑

〻家去看時家裡沒甚么活計却好一个房舍也有粉青帳兒有交椅卓櫈之類在這姑〻家裡过了三兩日當日方纔吃罷飯則听得外面一个官人高声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还那婆子听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入來坐地小娘子肖眼看時見入來的人

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抹眉裹頂高裝大帶頭巾闊上領皂褶兒下面甜鞋淨襪

小娘子見了口喻心〻喻口道好似那僧兒說的寄柬帖兒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櫈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經一个月日不把錢來还

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禾得錢文得時即便付還官人〻〻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嘗推許多日討得時千万送來官人說了自去婆子入來看着小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甚麼事婆子道這官人元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賣些珠翠頭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賣吃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还他怪他焦燥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共他幹得小娘子問道却是甚麼事婆子道交我討个細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个似小娘子模樣去嫁共他那官人必喜歡小娘子你如今在這裡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爲了不若姑〻說合你去嫁官人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

已只得依姑々口去這官人家裡來逡巡过了一年當年
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无好況
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了歲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々地上本州大
相國寺裡燒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渾家那裡去
簌地两行淚下悶々不巳只得勉強着一領紫羅衫手裡
把着銀香盒來大相国寺裡燒香到寺中燒香了恰待出
寺門只見一个官人領着一个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
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領着的婦女却便是他渾家當時
丈夫看着渾家々々又覷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覷只是不
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两个入大相国寺裡去皇甫松在

這山門頭正恁沉吟見一个打香油錢的行者在那裡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裡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却在這裡大踏步趕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趕這兩人當時叫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趕這兩个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擡頭不起只是為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个婦女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却隨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簡帖兒和休离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恁地行者却問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个人殿直道不認得行者道這漢元是州東墦臺寺裡一个和尚苦行便是墦臺寺裡行者我這本師却是墦臺寺監院手頭有百十

錢剃度這廝做小師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不見了吃了些不情拷如今赶出寺來討飯吃处罪過這大相國寺裡知寺廝認留若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今日撞見這廝却怎地休得方纔說罷只見這和尚將自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帶裂和待去捽這廝皇甫殿直扯住行者問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得捽他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裡自落却与他官司兩个后地尾將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汪入去大相国寺裡燒香了出來這漢一路上却問這婦女道小娘子你如何見了你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你來我當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簾子下立地見你生得好有心在

你如今日得你做夫妻也不通容易兩个說來說去恰到家中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當初這个柬帖兒却是元誰把來這漢道好交你得知便是我交賣餶飿兒的僧兒把來你的丈夫中我計𥚃不便把你休了婦人听得說捽住那漢叫声㗂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却荒就把隻手去捽着他咽項指望壞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两人來到門首見他𢌞入去听得裡面大驚小怪蹌將入去看時見捽着他渾家咽喉性命皇甫殿直和道行者两个那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厅下

出則壯士携鞭入則佳人捧臂世世靴踪不斷子孫出

入金門他是

兩浙錢王子　吳越國王孫

大尹陞厅把這件事解到厅下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过的話對錢大尹歷々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交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厅訊一百腿花押下左司理院交尽情根勘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責領渾家歸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厅給賞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合設謀奸騙良家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雜犯斷合重杖处死這婆子不合假裝姑々同謀不首亦合編管鄰州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个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模受典刑　案款已成招狀了還刑棒殺髠囚示万民　沿路衆人听允念高呈观世音護法喜神齊合掌低声果謂金剛不壞身

話本說徹　且作散場

西湖三塔記　入話

湖光瀲灩晴偏好　山色溟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也相宜

此詩乃蘇子瞻所作單題西湖好處言不盡意又作一詞名眼兒媚

登樓凝望酒闌與客論征途饒君看盡名山勝景難比西湖春晴夏雨秋霜冬雪一派湖光四边山色天下應覺說不尽西湖好处吟有一詞云

江左昔時雄勝錢塘自古榮華不惟往日風光且看西湖景物有一千頃碧澄澄波漾瑠璃有三十里青娜娜峯峦翡翠春風郊野淺桃深杏如粧夏日湖中綠蓋紅

渠似昼秋光老後籬边嫩菊堆金臘雪消時嶺畔疎梅綻玉花塢相連酒市旗亭紫遶漁村柳州岸口昼舡停棹喚遊人豐樂楼前青布高懸沽酒帘九里喬松青挺六橋流水緑粼粼晚霞遥映三天竺夜月高升南北峯雲在呼猿洞口鳥飛在龍井山頭三賢堂下千潯碧四聖祠前一鏡浮觀蘇堤東坡古跡看孤山和靖旧居杖錫僧投靈隠去賣花人向柳洲來

這西湖是真山真水一年四景皆可遊翫真山真水天下更有數處

潤州楊子江金山寺　滁州瑯琊山醉翁亭

江州廬山瀑布泉　西川瀼綿江灔澦堆

這幾處雖然是真山真水怎比西湖好處假如風起時有千尺翻頭浪雨下時有百丈滔天水大雨一箇月不曾見滿溢大旱三箇月不曾見乾涸但見一鏡波光青瀲瀲四圍山色翠重重生出石來渾美玉長成草處即靈芝那遊人行到亂雲深處听得雞鳴犬吠繰繰織布之聲宛然人間洞府世上蓬瀛

一派西湖景致奇　青山疊疊水瀰瀰
隔林紡織聞機杼　如有人家住翠微

這西湖晨昏晴雨月總相宜清晨豁目澄瀲灧一派湖光薄暮憑欄渺渺暝曚數重山色遇雪時兩岸樓臺鋪玉屑逢月夜滿天星斗漾珠璣雙峯相峙分南北三竺依稀隱

罌微　　湍寺僧從天竺去　　賣花人向柳陰來
每遇春間有艷草奇葩朱英紫萼嫩綠嬌黃有金林檎玉
李子越溪桃湘浦杏東都芍藥蜀都海棠有紅郁李白荼
蘼紫丁香黄薔薇冠子樣牡丹耐戴的迎春此只是花更
說那水有粼粼色漾瑠璃有粼粼光浮綠膩那一湖水造
成酒便甜做成飯便香作成醋便酸洗衣裳瑩白這湖中
出來之物　菱甜　藕脆　蓮嫩　魚鮮
那裝鑾的待詔取得這水去堆青疊綠令别是一般鮮明
那染坊博士取得這水去陰紫陽紅令别是一般嬌艷這
湖中何嘗有千百隻畫舡往來似箭縱横小艇如梭便是
扇面上畫出來的兩句詩云

鱉閒魚鳥忘情地　展出西湖極樂天

這西湖不深不淺不濶不遠

大深來難下竹竿　大淺來難搖畫槳

大濶處遊翫不交　大遠處往來不得

又有小詞單説西湖好處

都城聖跡西湖絶景水出深源波盈遠岸沉沉素浪一方千載豐登疊疊青山四季萬民取樂況有長堤十里花映畫橋柳拂朱欄南北二峯雲鎖樓臺煙籠梵寺桃溪杏塢異草奇花古洞幽巖白石清泉思東坡佳句留千古之清名効杜甫芳心酬三春之媚景王孫公子越女吳姬踏銀鞍宝馬乘骨裝花轎麗日烘朱翠和風蕩

綺羅

若非日落都門閉　良夜追歡尚未休

紅杏枝頭綠楊影裏風景賽蓬瀛異香飄馥郁蘭蕙正芳馨極目夭桃裝錦滿堤芳草鋪茵風來微浪白雨過遠山青霧籠楊柳岸花壓武林城

今日說一箇後生只因清明都來西湖上閑戲惹出一場事來直到如今西湖上古跡遺蹤傳誦不絕

是時宋孝宗淳熙年間臨安府湧金門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統制官姓奚人皆呼為奚統制有一子奚宣贊有父統制棄世之後嫡親有四口只有宣贊母親及宣贊之妻又有一箇叔叔出家在龍虎山學道奚宣贊年方二十

余歲一生不好酒色只喜閑要當日是清明怎見得

乍雨乍晴天氣不寒不暖風光盈盈嫩綠有如剪就濃
薄輕羅裊裊輕紅不若裁成鮮鮮鶯弄舌黃鸝啼別
院尋香粉蝶遶雕欄

奚宣贊道今日是清明節佳人才子俱在湖上翫賞我也去一遭觀翫湖景就彼閑耍何如來到堂前禀覆媽媽今日兒欲要湖上閑翫未知尊意若何媽媽道孩兒你去不妨只宜早歸奚宣贊得了媽媽言語獨自一箇拿了弩兒離家一直徑出錢塘門過昭慶寺往木麈頭來行過断橋四聖觀前只見一夥人圍着鬧烘烘宣贊分開人看見一箇女兒如何打扮

頭綰三角兒三条紅羅頭鬚三隻短金釵渾身上下盡
穿縞素衣服．
這女孩兒迷踪失路宣賛見了向前問這女孩兒道你是
誰家女子何處居住女孩兒道奴姓白在湖上住我和婆
婆出來閑走不見了婆婆迷了路就來扯住了奚宣賛道
我認得官人在我左近住只是哭不肯放宣賛只得領了
女孩兒搭舡直到湧金門上岸到家見娘娘道我兒你去
閑要却如何帶這女兒歸來宣賛一一說與媽媽知道本
這是好事倘人來尋時還他女兒小名叫做卯奴自此之
後留在家間不覺十余日宣賛一日正在家吃飯只听得
門前有人閙炒宣賛見門前一頂四人轎擡着一箇婆婆

看那婆婆生得

鷄膚消體鶴髮如銀眼昏如秋水微渾鬢白似楚山雲淡形如三月盡頭花命似九秋霜後菊

這箇婆婆下轎來到門前官賛看着道婆婆身穿皂衣卯奴却在簾兒下看着婆婆叫声萬福婆婆道交我憂殺洎門問道這里却是誰救你在此卯奴道我得這官人救我在這里婆婆與官賛相叫請婆婆吃茶婆婆道大難中難得官賛救你不若請官賛到家備酒以謝恩人婆子上轎謝了媽媽同卯奴上轎奚官賛隨着轎子直至四聖觀側首一座小門楼奚官賛在門楼下看見

金釘珠戶碧瓦盈簷四邊紅粉泥墻兩下雕欄玉砌即

如神仙洞府王者之宮

婆婆引着奚宣賛到裏面只見里面一箇着白的婦人出來迎着宣賛宣賛看着眼看那婦人真箇生得

綠雲堆髮白雪凝膚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粧紅臉櫻珠輕点絳唇步蹴襯小小金蓮玉指露纖纖春笋

那婦人見了卯奴便問婆婆那里尋見我女婆婆便把宣賛救卯奴事一一説與婦人婦人便與宣賛叙寒温分賓主而坐兩箇青衣女童安排酒來少頃水陸畢陳怎見得

瑠璃鍾内珎珠滴珠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綉幕生香風擊起鼉鼓吹竜笛當筵盡勸醉扶歸皓齒歌兮細腰舞

正是青春白日暮桃花乱落如紅雨

當時一盃兩盞酒至三盃奚宣賛自視婦人生得如花似玉心神蕩漾却問婦人姓氏只見一人向前道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換旧人婦人道也是快安排來與宣賛作按酒只見兩个力士捉一个後生去了巾帶解開頭髮縛在將軍柱上面前一个銀盆一把尖刀霎時間把刀破開肚皮取出心肝呈上娘娘驚得宣賛魂不赴体娘娘斟热酒把心肝請宣賛吃宣賛只推不飲娘娘婆婆都吃了娘娘道难得宣賛救小女一命我今丈夫又死情愿將身嫁與宣賛正是

春為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當夜二人携手共入蘭房當夜已過宣贊娘娘留住半月有餘奚宣贊面黃肌瘦思歸道娘娘乞歸家數日却來説由未了只見一人來稟覆娘娘今有新人到了可換旧人娘娘道請來有數个力士擁一人至面前那人如何打扮
眉踈目秀氣爽神清如三国内馬超似淮甸内関索似
西川活觀音岳殿上炳灵公
娘娘請那人共座飲酒交取宣贊心肝宣贊當時三魂蕩散只得去告卯奴道娘子我救你命你可救我卯奴去娘娘面前道娘娘他曾救了卯奴可饒他娘娘道且將那件東西與我罩了只見一个力士取出个鉄籠來把宣贊罩了却似一座山壓住娘娘自和那後生去做夫妻卯奴去

笼边道我教你揭起鉄笼道哥哥閉了眼如開眼死於非命既罷宣贊閉了眼卯奴背了宣贊耳畔只聞風雨之聲用手摸卯奴脖項上有毛衣宣贊肚中道作怪霎時听得卯奴叫声落地開眼看時不見了卯奴却在錢塘門城上天色猶未明怎見得

比斗斜傾東方漸白鄰鷄三唱喚美人傅粉施粧宝馬頻嘶催人争赴利名場幾片曉霞連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慢慢依路進湧金門行到自家門前娘子方纔開門道宣贊你送女孩兒去如何半月纔回交媽媽終日憂念媽媽所得出來見宣贊面黃肌瘦媽媽道緣何許久不回宣贊

道兒著咤、不與嬀嬀相見便從頭說與嬀嬀大驚道我兒我曉得了想此處乃是湧金門水口莫非閉塞了水口故有此事我兒你且將息我自尋屋搬出了忽一日尋得一閑房在昭慶寺彎邊選吉日良時搬去居住宣贊將息得好迅速光陰又是一年將遇清明節至怎見得

家家禁火花含火　處處藏煙柳吐烟
金勒馬嘶芳草地　玉楼人醉杏花天

奚宣贊道去年今日閑要撞見這婦人如今又是一年宣贊當日拏了弩兒出屋後柳樹边尋那飛禽只見樹上一件東西叫看時那件物是人見了比嫌怎見得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都嫌鬧着嚙　只為從前口嘴多
元来是老雅奚宣賛搭上箭看得清一箭去正射着老鴉
老鴉落地猛然跳幾跳去地上打一変変成个首皂衣的
婆婆正是去年見的婆婆道宣賛你脚快却般在這里宣
賛吽声有鬼回身便走婆婆道宣賛那里去吽一声下来
只見空中墜下一輛車来有數个鬼使車婆婆道與我扶入
車中你可閉目如不閉目只你死於非命只見香車輦
地起雲霎時間直到旧日四聖觀山門樓前墜下婆婆直引
宣賛到殿前只見殿上走下着白衣底婦人來道宣賛你
走得好快宣賛道望娘娘恕罪又留住宣賛做夫妻過了
半月余宣賛道告娘娘賛有老母在家恐怕憂念去了这

來娘娘听了柳眉剔竪星眼圓睜道你尤自思歸叫鬼使那里與我取心肝可令把宣賛縛在將軍柱上宣賛任叫卯奴道我也曾救你你何不救我卯奴向前告娘娘道他曾救奴且莫下手娘娘道小賤人你又来勸我且將鷄篭罩了卻結果他性命鬼使觧了索却把鉄篭罩了宣賛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正煩惱之間只見篭边卯奴道哥哥我再救你便揭起鉄篭道可閉目抱了我宣賛再抱了卯奴耳边听得風雨之声霎時卯奴叫声下去把宣賛撇了下来正跌在安白蕩内開眼叫声救人只見二人救起宣賛來宣賛告訴一遍二人道又作怪這个後生首見你家在那里住宣賛道我家在昭慶寺容住二人直送宣賛到家

媽媽得知出來見了二人蕩戶說救宣積一事老媽大喜討酒賞賜了二人自去宣積又說與老媽老媽道我兒且莫出門便了又過了數日一日老媽正在簾兒下立着只見簾子走起一个先生入來怎的打扮

頂分兩个牧骨髻身穿巴山短褐袍道兒堂堂威儀凜凜料為上界三清客多是蓬萊物外人

老媽打一看道叔叔多時不見今日如何到此這先生正是奚統制弟奚真人往龍虎山方回道尊嫂如何在此宣積也出來拜叔叔先生云吾見望城西有黑氣起有妖怪纏人特來正是汝家老媽把前項事說一遍先生道吾姪此三个妖怪纏汝甚緊媽媽交安排素食請真人齋畢先

生道我明日在四聖觀散符你可來告我就寫張投壇狀來吾當斷此怪物真人自去到明日老媽同宣讚安排香紙寫了投壇狀閑了門分付鄰舍看家徑到四聖觀見真人真人接狀子看了道待晚吾當治之先與宣讚吃了符水吐了妖涎天色將晚点起灯燭燒起香來念念有詞書道符灯上燒了只見起一陣風怎見得

風蕩蕩翠飄紅忽南北忽西東春開楊柳秋卸梧桐涼入朱門户寒穿陋巷中

嫦娥急把蟬宮閉　列子登仙叫救人

風过處一員神將怎生打扮

面色深如重棗眼中光射流星皂罗袍打歇團花紅抹

額肖金虫兜手特七宝銀裝劍腰繫藍天碧玉帶
神將唱喏告我師父有何法旨真人道與吾湖中捉那三
个怪物來神將唱喏去不多時則見婁子卯奴白衣婦人
都捉拏到真人面前真人道汝為怪物烏敢纏害命害之
子三个道他不合衝塞了我水門告我師可饒恕不曾損
他性命真人道與吾現形卯奴道告哥哥我不曾奈何哥
哥可莫現形真人叫天將打不打万事皆休那里打了幾
下只見卯奴變成了烏鷄婆子是个獺白衣娘子是條白
蛇奚真人道取鉄罐來捉此三个怪物盛在裏面封了把
符壓在安在湖中心奚真人化緣造成三个石塔鎮住三
怪於湖內至今古跡遺踪尚在宣贊隨了叔叔與母親在

俗出家百年而終、

只因湖內生三怪　至使真人到此間

今日捉來藏篋內　萬年千載得平安

三塔記終

合同文字記

入話

喫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話說宋仁宗朝慶曆年間去這東京汴梁城離城三十里有箇村喚做老兒村村裡有箇農莊人家弟兄二人姓劉哥哥名劉添祥年四十歲妻已故兄弟名劉添瑞年三十五歲妻田氏年三十歲生得一個孩兒叫名安住年三歲弟兄專靠耕田種地度日其年因為旱澇不收一日添瑞向哥哥道看這田禾不收如何過日不若我們搬去路州高平縣下馬村投奔我姨夫張學究處

趁熟將勤補拙過幾時你意下如何添祥道我年紀高大去不得兄弟你和二嫂去走一遭添瑞道哥哥則今日請我友人李社長為明証見立兩紙合同文字哥哥收一紙兄弟收一紙兄弟往他州趁熟人無前後眼哥哥年幾大有桑田物業家緣又將不去今日寫為照証添祥言兄弟見得是遂請李社長來家寫立合同明白各收一紙安排酒相待之間這李社長對劉添祥說我有個女孩兒劉二哥求做媳婦就今日說開劉大言既如此選箇吉日良辰下此定禮不數日完備劉二辭了哥哥收拾了行李長行而去只因劉二要去趁熟有分交去時有路回却無門正是

旱澇天氣數　家國有興亡
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

當日劉二帶了妻子在路行了數日已到高平縣下馬村見了姨夫張學究備說來趁熟之事其人大喜留在家光陰荏苒不覺兩年這劉二娘害着個腦疽瘡醫療一月有餘疼痛難忍飲食不進一命傾世劉二痛哭哀哀殯葬已畢又過兩月劉二懨懨成病醫療少可張學究勸劉二休憶妻子將息身体好養孩兒安住又過半年忽然劉二感天行時氣頭疼發熱正是

福無双至從來有　禍不单行自古聞

害了六七日一命嗚呼已歸泉下張學究葬於祖墳邊

劉二嫂墳上已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安住在張家村裡一住十五年孩兒長成十八歲聰明智慧德行方能讀書學礼一日正值清明節日張學究夫妻兩口兒打點祭物同安住去墳上祭掃到墳前將祭物供養張學究與婆婆道我有話和你說想安住今已長成人了今年是大通之年我有心待交他將着劉二兩口兒骨殖還鄉認他伯父你意下如何婆婆道丈夫你說得是這的是陰隲勾當夫妻商議已定交安住拜了祖墳孩兒然後去兀那墳前也拜幾拜安住問云父親這是何人的墳拜畢學究言孩兒休問燒了紙回家去安住云父親不通名姓有失其親我要性命如何不如尋個自刎

學究云孩兒且住我說與你這是你生身父母我是你養身父母你是汴梁離城十里老兒村居住你的伯父劉添祥你父劉添瑞同你母親劉二嫂將着你年方三歲十五年前三口兒因為年歉來俺家趁熟你母患腦疽瘡身死你父得天行時氣而亡俺夫妻兩口兒備棺木殯瘞了將孩兒如嫡親兒子看養不說萬事俱休說罷安住向墳前放声大哭曰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双亡學究云孩兒不須煩惱選吉日良時將你父母骨殖還鄉去認了伯父劉添祥葬埋了你父母骨殖休忘了俺兩口兒的撫養之恩安住云父親母親之恩過如生身父母孩兒怎敢忘恩若得身榮結草啣環報荅道罷

收拾回家至次日交人擇選吉日將父母骨殖包裹了收拾衣服盤費并合同文字做一担兒挑了來張學究夫妻兩口兒學究云你爹娘來時盤纏無一文一頭挑着孩兒一頭是些窮家私孩兒路上在意山峻難行到地頭便稍信來與我知之安住云父親放心休憶念遂拜別父母挑了担兒而去話休絮煩却說劉添祥忽一日自思我兄弟劉二夫妻兩個都去趂熟至今十五六年並無音信不知有無因為家中無人娶這個婆〻王氏帶着前夫之子來家一同過活一日王氏自思我丈夫老劉有個兄弟和姪兒趂熟去倘若還鄉來時那裡發付我孩兒好煩惱人哉當日春社老劉吃酒不在家

至下午酒席散回家却好安住於路上問人來到門首歇下担兒劉婆〻問云你這後生尋誰安住云伯娘孩兒是劉添瑞之子。十五年前父母與孩兒出外趂熟今日回來正議論間劉大醉了回來見了安住問云你是誰來俺門前做甚麼安住云爹〻孩兒是安住老劉問你那父母在何處安住云自從離了伯父到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趂熟過不得兩年父母双亡止存得孩兒親父母已故多虧張學究看養到今〻將父母骨殖還鄉安塟望伯父見憐當下老劉酒醉劉婆言我家無在外趂熟人那裡走這個人來胡認我家安住云我見有合同文字為照特來認伯父劉婆哄老劉打這

廝出去胡廝纏來認我們老劉拿塊磚將安住打破了頭重傷血去倒於地下有李社長遇問老劉打倒的是誰人老劉云他詐稱是劉二兒子認我又罵我被我打倒推死李社長云我所得人說因此來看休問是與不是等我扶起來問他李社長問道你是誰安住云我是劉添瑞之子安住的便是社長問你許多年那裡去來安住云孩兒在路州安平縣下馬村張學究家撫養長成如今帶父母骨殖回鄉安葬伯父伯母言孩兒詐認我見將着合同文字又不肯看把我打倒又得爹爹救命社長交安住挑了担兒且同我回去即時領安住回家中歇下担兒拜了李社長社長道婆婆你的女婿劉

安住將着父母骨殖回鄉李社長交安住將骨殖放在堂前乃言安住我是你丈人婆〻是你丈母交滿堂女孩兒出來參拜了你公〻婆〻的靈柩安排祭物祭祀化紙已畢安排酒食相待乃言孩兒明日去開封府包府尹處告理被晚伯母親伯父打傷事當日歇了一夜至次早安住逕往開封府告包相公〻〻隨即差人捉劉天祥并晚婆〻來就帶合同一併赴官又拘李社長明正當日一干人到開封府所上包相公問劉天祥這劉安住是你姪兒不是老劉言不是劉婆亦言不是既是親姪兒緣何多年不知有無包相公取兩紙合同一看大怒將老劉收監問罪安住告相公可憐伯〻年老

無兒無女望相公可憐見包相公言將晚伯母收監問
罪安住道望相公只問孩兒之罪不干伯父伯婆之事
包相公交將老劉打三十下安住告相公可打安住
不可打伯父告相公只要明白家事安住日後不忘相
公之恩包相公見安住孝義發放各回家待吾具表奏
聞朝廷書其孝心旌表孝子劉安住孝義双全加贈陳
留縣尹全劉濟祥一家團圓包相判畢各自回家其李
社長選日令劉安住與女李滿堂成親一月之後收拾
行裝夫妻三人拜辭兩家父母就起程直到高平縣拜
謝張學究已畢遂往陳留縣赴任為官夫妻諧老百年
而終正是

李社長不悔婚姻事　劉晚妻欲損相公嗣
劉安住孝義兩双全　包待制斷合同文字

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合同文字記終